

高校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高校为例

韩晶晶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以浙江省高校526名学生干部和176名非学生干部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和专家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探讨了高校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总体状况。采用SPSS17.0和AMOS4.0等对问卷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综合考虑性别、生源地、独生子女情况、年级、月生活费、职务层级情况等变量以及社会支持、认知因素、正性生活事件、负性生活事件、人格因素、自尊等六个因素对高校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三点建议。

关键词:高校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445

文献标志码:A

一、相关问题的提出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指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1]。主观幸福感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西方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研究的描述阶段和理论建构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了理论深化阶段。而国内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尚处于探索阶段。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视角已呈现多样化、深入化的特点^[2]。综观现有的研究,大部分都是通过实证的方法,运用现有使用信度较高的量表,分析人口统计变量、社会支持、人格、自尊等单个因素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如美国心理学家Diener等对大学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编制了国际大学调查量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外在准则、自我体验等进行测量^[3];张雯、郑日昌使用Campbell的幸福感知数

量表研究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归因等因素的关系^[4]。此外,国内学者根据国际通用量表,结合本国的文化特点和人们的心理特征编制了适合本土文化的测量工具,如段建华曾修订Fazio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GWBS),并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进行施测分析^[5]。同时,还有学者运用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理论来整合各种方法,开展了大规模跨国跨文化研究等,如严标宾等对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美国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比较,并对48个国家和地区的10 018名大学生进行了大型的主观幸福感跨文化研究等^[6]。

尽管这些研究成果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a)研究虽涉及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探讨,但多侧重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或生活事件等外部的影响因素上,且较少综合考虑性别、生源地、独生子女情况、年级、月生活费等统计学变量;b)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主要是针对整个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或者涉及贫困生、高职生、女大学生等群体,对高校学生干部这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及大学生

收稿日期: 2014-12-15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1226155)

作者简介: 韩晶晶(1981-),女,浙江三门人,硕士,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政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研究。

自我管理和服务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特殊作用的群体几乎没有涉及过。

本研究将从探讨高校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学生干部和非学生干部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性、高校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等方面着手分析,并结合研究结果,提出提升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合理化建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国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论成果,为分析、引导学生干部的认知行为、增强校园文化建设等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建议,为高等院校的思政、团学、心理工作者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找到切入点。

二、研究对象及工具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浙江省 12 所高校的 80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有效率为 93.7%。其中,学生干部为 526 份,占 74.9%;非学生干部为 176 份,占 25.1%。被试的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试的具体分布情况

变量	类别	学生干部 (n=526)		非学生干部 (n=176)	
		人数/人	百分数 /%	人数/人	百分数 /%
性别	男	250	47.5	110	62.5
	女	276	52.5	66	37.5
	总计	526	100.0	176	100.0
来源地	城镇	203	38.6	84	47.7
	农村	323	61.4	92	52.3
	总计	526	100.0	176	100.0
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284	54.0	80	45.5
	非独生子女	242	46.0	96	54.5
	总计	526	100.0	176	100.0
专业	理工科	333	63.3	125	71.0
	文科	174	33.1	43	24.4
	医科	19	3.6	8	4.6
	总计	526	100.0	176	100.0
年级	一年级	163	30.9	40	22.7
	二年级	196	37.3	59	33.5
	三年级	116	22.1	46	26.1
	四年级及以上	51	9.7	31	17.7
	总计	526	100.0	176	100.0
每月平均生活费用	500 元以下	29	5.5	20	11.4
	500—1000 元	355	67.5	116	65.9
	1000—1500 元	127	24.1	30	17.0
	1500 元以上	15	2.9	10	5.7
	总计	526	100.0	176	100.0

(二)问卷设计

研究问卷含三部分内容:

a)《个人基本资料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性别、专业、生源地、所在年级、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学生干部及每月平均生活费用等基本情况。

b)《主观幸福感量表》:由郑雪等根据 Diener 等编制的《国际大学调查》量表修订。该量表包括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等方面^[7]。

c)《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自编问卷》:以《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自尊量表》、艾森克的《简式人格量表》等为参考^[8],对 20 名长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进行专家半结构化访谈,并经过对自编问卷的探索性检验,在项目分析和因素分析后,确定本次研究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六个影响因素共 26 项题目。包含社会支持、认知因素、正性生活事件、负性生活事件、人格因素、自尊等六个因素。

(三)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7.0 和 AMOS4.0 等对问卷所收集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调查结果

(一)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差异统计分析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以得出,高校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p<0.01$),学生干部的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高于大学生群体,在负性情感方面,则低于大学生群体。学生干部的负性情感低于非学生干部,其他三方面均高于非学生干部。

表 2 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差异($\bar{X}\pm SD$)

项目	学生干部(n=526)	非学生干部(n=176)
总体主观幸福感	29.35±4.23**	28.36±4.35**
生活满意度	21.05±5.26**	19.78±5.39**
正性情感	27.24±5.82**	25.89±6.02**
负性情感	24.93±7.65*	26.38±8.11*

注:* $p<0.05$, ** $p<0.01$ 。

(二)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

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以得出,高校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上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在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方面差异显著($p<0.01$)。女学生干部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均高于男学生干部,负性情感则低于男学生干部。

表3 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bar{X} \pm SD$)

项目	男($n=250$)	女($n=276$)
总体主观幸福感	28.98 \pm 4.35*	29.68 \pm 4.10*
生活满意度	20.15 \pm 5.44**	21.86 \pm 4.97**
正性情感	27.10 \pm 5.96**	27.38 \pm 5.68**
负性情感	25.66 \pm 8.12*	24.27 \pm 7.15*

注: * $p < 0.05$, ** $p < 0.01$ 。

(三)不同生源地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不同生源地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差异的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以得出,在生活满意度上的生源地差异显著($p < 0.01$),城镇生源满意度高于农村生源。在总体主观幸福感、正性情感方面,城镇生源均高于农村生源,负性情感方面则低于农村生源,但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

表4 不同生源地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差异($\bar{X} \pm SD$)

项目	城镇($n=203$)	农村($n=323$)
总体主观幸福感	29.66 \pm 4.22	29.15 \pm 4.23
生活满意度	22.19 \pm 4.69**	20.33 \pm 5.48**
正性情感	27.73 \pm 5.99	26.95 \pm 5.68
负性情感	24.81 \pm 7.65	25.01 \pm 7.67

注: * $p < 0.05$, ** $p < 0.01$ 。

表6 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年级差异($\bar{X} \pm SD$)

项目	一年级($n=163$)	二年级($n=196$)	三年级($n=116$)	四年级及以上($n=51$)
总体主观幸福感	29.21 \pm 4.54	29.59 \pm 4.19	29.16 \pm 3.85	29.29 \pm 4.20
生活满意度	21.02 \pm 5.29	21.73 \pm 4.77	20.17 \pm 5.57	20.45 \pm 5.97
正性情感	27.11 \pm 6.37	27.93 \pm 5.42	26.95 \pm 5.56	25.75 \pm 5.75
负性情感	23.51 \pm 8.07*	26.58 \pm 7.20*	23.87 \pm 7.27*	25.53 \pm 7.75*

注: * $p < 0.05$ 。

(六)不同职务层级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不同职务层级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差异的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以得出,在生活满意度上存在职务层级差异($p < 0.05$),院系级学生

表7 不同职务层级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差异($\bar{X} \pm SD$)

项目	校级($n=82$)	院系($n=291$)	班团($n=153$)
总体主观幸福感	29.10 \pm 4.54	29.65 \pm 4.10	28.89 \pm 4.28
生活满意度	21.10 \pm 5.21*	21.53 \pm 5.19*	20.10 \pm 5.33*
正性情感	27.51 \pm 5.79	27.64 \pm 5.83	26.36 \pm 5.73
负性情感	24.72 \pm 7.63	24.89 \pm 7.44	25.12 \pm 7.92

注: * $p < 0.05$ 。

(七)高校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与其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高校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与其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以得出,社会支持、认知因素、人格因素、正性生活事件、自尊、负性生活

(四)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差异的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以得出,在总体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是否独生子女差异($p < 0.05$),独生子女总体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在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三个维度上,独生子女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学生干部,但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

表5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差异($\bar{X} \pm SD$)

项目	独生子女($n=284$)	非独生子女($n=242$)
总体主观幸福感	29.69 \pm 4.18*	28.95 \pm 4.25*
生活满意度	21.38 \pm 4.99	20.65 \pm 5.55
正性情感	27.39 \pm 6.03	27.07 \pm 5.55
负性情感	25.01 \pm 7.68	24.83 \pm 7.63

注: * $p < 0.05$ 。

(五)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年级差异

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年级差异的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以得出,在负性情感上存在年级差异($p < 0.05$),二年级负性情感最高。在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及正性情感方面虽有差异,但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

干部的生活满意度最高,班团学生干部的生活满意度最低。在总体主观幸福感、正性情感及负性情感方面虽有差异,但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

事件这六个影响因素与高校学生干部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均呈显著正相关。与学生干部的负性情感均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人格因素、正性生活事件、自尊这四个影响因素与学生干部的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均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因素对总体主观幸

福感、正性情感、生活满意度这三方面的预测作用最为显著。负性生活事件对负性情感的预测作用最显著。社会支持等六个影响因素分别通过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的中介作用对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影响。其中,社会支持是最重要的影响因

素,其对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都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自尊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但是对总体主观幸福感、负性情感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认知因素对生活满意度有负向的预测作用;人格因素对负性生活事件有负向的预测作用。

表 8 高校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与其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表

因变量	自变量	<i>R</i>	<i>R</i> ²	<i>F</i>	<i>Beta</i>	<i>t</i>	<i>p</i>
总体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	0.434	0.188	60.689**	0.382	9.445**	0.000
	人格因素				0.137	3.397**	0.001
生活满意度	社会支持	0.405	0.164	34.181**	0.318	7.309**	0.000
	自尊				0.198	3.948**	0.000
	人格因素				-0.156	-3.326**	0.001
	社会支持				0.358	8.133**	0.000
正性情感	正性生活事件	0.493	0.243	33.324*	0.149	3.545**	0.000
	人格因素				0.086	2.036*	0.042
	认知因素				-0.126	-2.771**	0.006
	自尊				0.104	2.106*	0.036
	负性生活事件				-0.373	-9.395**	0.000
负性情感	人格因素	0.597	0.353	96.405**	-0.236	-6.144**	0.000
	自尊				-0.168	-4.039**	0.000

注: * $p<0.05$, ** $p<0.01$ 。

四、分析与讨论

根据数据情况,就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如下。

(一)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1)性别差异

女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男学生干部,这与以往大学生群体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的很多研究结果一致。这种差异可以用男女性别角色来解释,如 Eagly 等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体验到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和满足感^[9]。另外,受传统观念及竞争的影响,给予男生的角色期望更高^[10],男学生干部的成就动机往往比女生强,面临的压力也就增大。

(2)生源地差异

城镇生源的学生干部比农村生源学生干部的生活满意度要高,这与国内一些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结果也基本一致。随着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农村的生活条件逐步提高,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仍与城市存在一定的差距。农村生源学生在以往的学习资源、生活资源方面的欠缺必然影响其幸福感水平。

(3)年级差异

一年级和二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干部在负性情感上存在差异。这与以往的相关研究结果有

所不同。大一的学生干部基本都是担任干事等职务,工作热情度高,但主要是执行一些具体任务,还未需要进行策划和组织大型活动等各项高要求的工作,同时也不像大三年级要面临专业学习带来的困扰、将来出路的抉择等问题以及大四年级面临的就业压力,总的压力较小,负性情感较低。三年级的学生干部基本担任主要学生干部,能力较强,即使面对一些困扰,也能较快进行调整得到解决。而二年级的学生干部,经历了一个从干事到担任重要职务的巨大转变,工作能力没有得到显著提高,但工作压力却大幅增加,这种巨大的反差使得其极易产生不适应感,在工作上遭遇挫折,负性情感最高。

(4)职务层级差异

院系级学生干部的“生活满意度”最高,由于其工作对象是院系学生,相对于校级而言,工作压力小、竞争也没有校级激烈,同时,院系级学生干部,相比较班团级学生干部,更易受到老师的重视,获得更多的机会,在评奖评优等方面,也更具有优势,因此,能获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而班团干部,职务层级相比最低,工作内容也偏向琐碎事务,工作成就感较低,其生活满意度也为最低。

(二)生活事件对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负性生活事件与高校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呈

显著正相关,与学生干部的负性情感呈显著负相关。高校学生干部是大学生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比其他同学拥有更高的成就动机,希望通过学生干部的职务让自身获得更大的发展,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在实践锻炼中,他们提升了自身的能力和素质,扩大了人际交往面,也构建了较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负性生活事件的出现,虽然在学生干部的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方面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经过自身努力和外界的支持,负性生活事件得到顺利解决,不仅提升了学生干部的总体主观幸福感,还使其在解决过程中感受到了自我价值以及支持网络的力量,负性情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降低。

(三)社会支持对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影响,已被许多研究所证实。如严标宾在研究中发现:对于大学生而言,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都很重要,它们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与普通同学相比,高校学生干部在丰富文体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等的组织开展过程中,提升了自身能力,接触到更多的人,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更善于表述自己的困难和需求,并从周围的环境中去寻找支持。具有较完善社会支持网络的学生干部,从身边的老师、同学、朋友、学生组织、家庭、社会中获得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和信息支持等,在解决了问题和困难的同时,也增强了自信,消除了精神上的担忧、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提升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同时,学生干部易受到来自家长、老师、同学、朋友的认同和肯定,自我价值感得到极大满足,心理感受水平很高。这种较高的心理感受水平会促使其产生积极情感,也会增强他们的幸福感。

五、建 议

要提升高校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我们可以从主要影响因素入手,积极探索提升路径。

首先,应加强高校学生干部的“三观”教育。当前,高校学生干部都已进入90后,和所有的大学生一样,他们个性鲜明、价值取向多元、思维活跃、有创新精神,同时,又对自身具有更高的价值标准和要求,但他们仍处于心理尚不成熟的阶段,易受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的各种影响,不加以正确引导,往往容易陷入消极、迷茫的思想和行为中去。因此,可以通过思政队伍的工作力量,结合校园文化活动、新媒体等学生干部擅长和喜闻乐见的工作载体,从文化

氛围、育人环境、实践教育等多方面、多角度提升学生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使其塑造健全的人格。同时,在“三观”教育中着重融入“主观幸福感”教育,有效提升其感知幸福的能力和水平。

其次,通过对高校学生干部的心理建设和引导,使其养成正确归因的习惯,提高抗挫能力。可以通过团体辅导、专题讲座和座谈交流等形式,使学生干部正视学习、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学会积极的心理防御措施。在面对失败和挫折时,合理归因,减少消极情绪的产生,全面地分析和解决问题,从失败中找寻正能量,体验更多的幸福感,进而推动个人的成长。

最后,引导学生干部构建社会支持网络。通过团校课程等途径,着重加强高校学生干部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提高其对学生组织的归属感,在工作团队中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指导老师的“知心人”作用,及时了解学生干部的思想、学习、工作动态,给予合理的建议和意见,使学生干部获得精神动力,明确人生方向;加强家校联系机制,使家庭和学校共同搭建平台,家长、教师给予学生干部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包含个人、组织、家庭、学校等各层面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和完善,能全面提升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 [1] Suh E, Diener E, Oishi S, et al. The shifting basis of life satisfaction judgment across cultures: emotion versus norm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4(2): 482-493.
- [2] 樊俊.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基础综述[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8.
- [3] Diener E, Gohm C L, Suh E, et al. Similarit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rital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cultures [J].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2000, 31(4): 419-436.
- [4] 张雯, 郑日昌.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4(1): 61-62.
- [5] 段建华. 总体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大学生中的试用结果与分析[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6(1): 56-57.
- [6] 严标宾, 郑雪, 邱林.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 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报告[J]. 心理科学, 2003(5): 851-855.
- [7] 郑雪, 严标宾, 邱林, 等. 幸福心理学[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3: 55-61.
- [8] 邢占军. 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J]. 心理科学, 2002(2): 51-53.

- [9] 黄华金.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宽恕心理的现状及相关研究[J]. 社会心理科学, 2009(2): 120-124.
- [10] 严标宾, 郑雪, 邱林. 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
- 响[J]. 应用心理学, 2003, 9(4): 22-28.
- [11] 严标宾. 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 2003.

Stud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 Cadres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HAN Jing-jing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Textil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526 student cadres and 176 non-student cadres in univers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discuss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 cadres by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Questionnaire data a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SPSS17.0 and AMOS4.0 and the effects of statistics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grade, source of students, condition of only child, grade, monthly living expenses and post hierarchy) and other six factors (including social support, cognitive factors, positive events in life, negative events in life, personality factor and self-esteem)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 cadres are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proposal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 cadre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fluence factors

(责任编辑: 任中峰)